

说起济南,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泉城,其实济南除了泉水之外,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,有山、有佛还有庙,始建于唐朝贞观年间的千佛山兴国禅寺,到现在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,作为济南古老而又保存比较完整的寺庙,在沧桑的岁月中见证了济南的兴衰,积累和沉淀了浓厚的佛教文化,给整日穿梭在车水马龙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片心灵净土。

C11
都会

寺院也用上微信微博

千年古寺兴国禅寺的兴衰

口述人物:弘庵法师
兴国禅寺住持
采访整理:本报见习记者 孙业文

1400年兴衰

1998年,我在长清灵岩寺出家,4年后随师父来到千佛山兴国禅寺,今年是第13个年头,年年在兴国禅寺过年,把它作为自己的家。

兴国禅寺到现在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。据说隋文帝杨坚从小就信佛,10岁之前就一直住在寺院,当了皇帝之后还把他的师父接到宫殿里供养。隋文帝的生母是济南历城人,在其母亲去世之后,隋文帝命人在这里雕刻石像,纪念其生母。之后又有许多人在这里雕刻,后来有僧人在旁边盖起了几间小茅草房,慢慢的规模越来越大,便形成了“千佛寺”,后来在唐朝贞观年间被改成了“兴国禅寺”。兴国禅寺后来在宋、明、清期间进行了几次整修,现存寺庙主要为明清时期格局和规模。

兴国禅寺保留下来的老照片不多,大多都是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的,当时千佛山上还有瀑布,许多梳着大辫子的清朝人节日登高,日本的游客乘轿子上山观光,德国的明信片上有游客在兴国禅寺驻足休息。那时兴国禅寺的规模比较小,只有几间小屋子,不过听老一辈讲,当时的兴国禅寺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,来兴国禅寺拜佛的人不少。后来兴国禅寺经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“文革”,许多佛像和建筑都被毁坏,文革时期许多僧人都被撵出了寺院,只留下了几个老和尚,上山拜佛的人也寥寥无几,许多珍贵的佛教文物也丢失了。

改革开放之后,随着国家的宗教自由政策的放开,兴国禅寺先后经过佛庵老和尚、能阐长老、发光老和尚、觉映法师和我这一代,共五代住持的恢复和发展,形成了现在的规模,这与国家大环境的发展是分不开的。

三处完整遗迹

现在兴国禅寺保留下来的原汁原味的建筑已经不多了,除了山门、黔娄洞和洞天福地三处保存相对比较完好外,其他的建筑都或多或少被修补过。

山门朝西,大门两侧石刻有一副对联:“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,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。”为清末济南秀才杨兆所书。这是一副经典的劝世联,其中的哲理耐人寻味。

黔娄洞在兴国禅寺极乐洞的东侧岩壁上,相传周代黔娄子曾居住于此,在洞内迎门石壁上的石碑记载了黔娄子的一段故事:黔娄先生死时,给他盖了一方白布,白布由于比较小,盖头则露脚,盖脚则又露出了头。有人说:“把白布斜着盖不就盖严了吗?”黔娄的妻子韦丛说:“斜着盖有余,不如正着盖不足。先生在世的时候非常正直,死后却让他歪斜,这哪能是本先生的本意呢?”

洞天福地石坊在黔娄洞的东侧,该坊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,字为护理山东巡抚江兰所书,是济南的一块风水宝地,它见证了兴国禅寺从清朝到现在的风风雨雨。



清末德国明信片上的兴国禅寺。



弘庵法师



现在的兴国禅寺。

千佛崖旁边有一些石碑,其中一块石碑上写着千佛堡垒,碑上有好多弹孔,据说这里是占领济南的一个制高点,解放济南时,解放军与镇守千佛山的国民党军队发生激战,子弹打在石碑上,留下了深深的弹痕,这块断碑见证了济南的解放。

清苦筹资修庙

兴国禅寺能有今天的规模实属不易,我听寂昌老和尚跟我讲,上世纪80年代的佛庵、能阐、发光三位住持生活极其艰苦,在勉强维持温饱的情况下还要担负起修缮寺庙的重任。刚经历过“文革”的兴国禅寺可谓残垣断壁,一片破败的景象,只有一个大雄宝殿还算比较完整,周围附属着几间简陋的房屋。

寺内僧人的生活更是艰苦至极,许多人挤在一个漏雨的屋子里,冬天没有取暖设备,夏天没有消暑设备;吃的只能靠外出化缘,喝水要从山下一担一担地挑;生活物品很单一,身上穿的衣服是补丁摞补丁,都是靠自己缝补。在那种吃不饱、穿不暖、住不好的情况下,三位住持还要带领众僧人按照保留下来旧图片对寺庙进行修复,条件很艰苦。

为了能够筹到钱修缮寺庙,几位住持也可谓绞尽脑汁,他们从山下挑水,在山上把水煮开后冲茶,供上山的游客和拜佛的信众喝,然后收取游客一分钱或者两分钱,就这样一分一分地慢慢把钱攒下来,用来修建寺庙。修建寺庙的石头都是他们一块一

块从山下运上来的,然后自己砌,整个过程非常辛劳。

经过历代住持的修复,到1999年前后形成了兴国禅寺现在的建筑格局。2002年当我来到兴国禅寺时,寺院已经初具规模了,在我当住持的十多年间,我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修葺兴国禅寺,在历代僧人共同努力下,现在的兴国禅寺可谓:禅院深邃幽静,殿堂雄伟壮观,殿堂分布错落有致,寺院青瓦红柱、古朴庄严,院内香火兴盛,来人络绎不绝,一片蓬勃的景象。

现在我们僧人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,有了宽敞明亮的大房子,能够吃饱穿暖,并且不用出去化缘了,依靠信众的捐赠就能满足修缮和维护寺庙的费用,很多时候还会有盈余,我们会把盈余的钱物回馈给社会。

国家和济南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好,我们兴国禅寺的发展其实离不开这两个大环境,社会发展得越好,寺院才越会有发展。

与时俱进嬗变

在寺院的这十几年来,我感觉到兴国禅寺的变化还是很明显的。

以前我们寺院都是比较封闭的,基本上不太喜欢与外界社会交流,保持寺院的一种清静,但是我们现在认识到,静关键是在于心静,如果把它过多地拘泥在外在环境上,并不是真正的静,现在寺院已经变得开放,加强了与外界的交流,只有在与社会的交流中才会让

佛法真正发扬光大。

寺院另外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香火越来越旺盛了,来拜佛求安的游客和信众络绎不绝,特别是节假日,场面更是盛大。腊八节本是佛教的节日,但现在已经慢慢变成了普通市民的节日,天还不亮就有许多人排队喝粥,为自己和家人祈福,春节更是有许多人在寺院内过。

许多人或许觉得我们僧人的生活比较枯燥乏味,觉得是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”,其实我们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。每天除了打坐参禅之外,我们也会学习琴棋书画,现在寺院举办了书法班,并请了专门的老师来教大家学习书法。只要不违背僧人的清规戒律,一切好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会提倡。

我们僧人也用手机,也会通过网络来了解国家大事,兴国禅寺也有自己的网站、微博和微信,我们在与时俱进,不断融入社会,用新的方式同外界进行交流。

平淡就是僧人一天的生活,天天如此,月月如此,年年如此。我们每天都有固定的五时课诵,根据自己的修行内容打坐参禅,几十年如一日,但我们生活的理念和习惯与外界会有许多碰撞,需要用心去调整适应,通过与社会的互动来不断熏修自己和提升自我。

济南本身就是一个古城,兴国禅寺与济南是水乳交融,好多老济南人爬千佛山都会来到兴国禅寺,兴国禅寺在他们心底的那分儿时的记忆已经与老济南割舍不开,成为了老济南的一个缩影。

济南口述史

城市历史

家国记忆

齐鲁晚报 今日济南

2015年3月10日 星期二
编辑:翟恒水
组版:徐凌

